

让徐州成为世界读懂汉文化的重要窗口

第三届汉文化论坛分论坛专家观点摘录

汉风远扬：解码汉文化传承与世界文明对话

本报记者 郑微 刘浚豪

汉文化以其宏阔的气象，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底蕴与格局，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持久影响。在第三届汉文化论坛“汉风远扬：汉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融通互鉴”分论坛中，来自南京大学、西北大学、江苏师范大学、扬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，通过多学科视角，深入探讨汉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对外传播，生动呈现了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魅力。

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、教授徐兴无：汉代实现了对古代文明的创造性传承

汉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完成了对古代文明的系统性继承与创新。面对秦制统一后的新局面，汉儒“传承三代之道”，推动古典文明的转化与发展。

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是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显著特征，其理想性与典范性为后世所认可。春秋时代，孔子提出了三代礼制损益的历史演进轨迹。战国时期，荀子提出“法后王”，开始思考古代文明如何适应现实制度。汉代董仲舒在此基础上，将“三代之礼”升华为“三代之道”，从具体礼制中抽绎出根本性原则，既为汉朝大一统制度奠定文化基础，又提出了契合郡县制实际的政治文化方案。其“变与不变”的思辨，体现了对传统与现实的深刻反思。

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今天，汉代对古代文明的实践仍具启示意义。文明的生命力源于对其精髓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，唯有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新，方能在多元文明并存中实现传承发展。

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史党社：汉文化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共生

汉代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高峰，更在持续的中外交流中展现出强大的统一性与包容力。它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为基础，依托政治统一力量，在继承西周传统的同时，积极与域外文明展开互动，形成繁盛而多元的文化格局。

在这一时期，汉文化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，远播至中亚、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。张骞通西域、河西四郡的设置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，不仅拓展了交通网络，也推动了物质与文化的双向流动。与此同时，草原文化的刚健精神与西方文明的异域元素，也经由这条通道融入汉文化体系，为其注入新的活力。

汉与域外的文化交融，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，也初步构建起以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为核心的民族认同，推动形成了“天下一家”的民族观。这场跨越地域的文明对话，既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文化发展的根基，也成为中华文化持续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源泉。

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汉文化研究院院长朱存明：汉画像石是文明互鉴的窗口

汉文化的形成始于汉代，它以汉族、汉语、汉字为基础，融合多元民族血脉，形成了“文明的统一体”。作为汉代图像史料，汉画像石，与《史记》等文字记载互为补充，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、思想信仰与审美追求，是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、传承性与创造性的重要视觉载体。

汉画像石展现了中华文明在视觉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。汉画像中的“天人合一”“和谐共生”等理念，与当今全球倡导的可持续发展、多元包容等观念高度契合，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直观而深刻的艺术语言。

在国际传播过程中，汉画像石不仅推动了国际汉学与艺术史研究的深化，也为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开辟了新路径。它以其独特的图像叙事，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国际认同感，并在文明互鉴中展现“和而不同”的中华智慧。

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潘天波：丝绸之路是中外工匠文明交流互鉴的通道

在中华文明史上，工匠群体以其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、自强不息的坚韧意志与精益求精的造物精神，缔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工匠文明。若论其鼎盛，汉代堪称一个真正的“大匠王朝”。

这一时代的显著标志之一，是《考工记》经刘向、刘歆父子之手补入《周礼》，使其成为反映 2500 年前中国手工业技术规范的经典。《考工记》不仅是一部中华造物学，更是中华工业文明的“胎动”与深厚根脉。

与此同时，汉代涌现出大批杰出工匠，譬如改良造纸术的蔡伦、主持营造工程的萧何、设计精巧机械七轮扇的丁缓、擅长水利工程的徐商以及技艺高超的织工陈宝光妻等。他们用双手与智慧共同绘就了汉代工匠文明的辉煌图景，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华工匠文明。尤为重要的是，随着“丝绸之路”的开辟，它不仅促进了中外工匠文化的交流，更为中华工匠文明注入了新鲜活力。因此，丝绸之路亦是一条承载与传播工匠文明的重要通道。

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霍红：用汉诗翻译讲好中国故事

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，更是文化的再现。讲好中国故事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路径，而译者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，其文化意识、身份立场与价值取向，直接影响着海外受众对中国的认知。

汉诗以其凝练的形式、含蓄的表意与独特的韵律，承载着中华传统美学。在翻译中，如何既保留其意象、意境、留白等特质，又实现跨文化理解，成为核心课题。理想的汉诗翻译，应遵循“保持差异、文明互鉴”的原则，在译文中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价值，避免因过度归化而削弱文化色彩。

译者不仅是语言的传递者，更是文明的对话者。通过科学、平等的翻译实践，在汉诗中构建具有中国气质的文学形象，才能在全球语境中塑造出真正“可信、可爱、可敬”的中国形象，实现“你中有我，存异共生”的文明交流新格局。

本报记者 陈艳 摄



徐兴无



史党社



朱存明



潘天波



霍红



焦南峰



刘瑞



李银德



刘照建



刘尊志



葛明宇

在李白的诗中，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不仅是经典的美学意象，更是文明兴衰的无言见证。为破解汉陵的历史谜团，一代代考古人孜孜不倦。在第三届汉文化论坛“汉家陵阙：狮子山楚王陵发掘 30 周年暨汉王陵考古成就”分论坛上，6 位学者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的主持下，从不同角度对汉代帝陵、都城和诸侯王墓考古作了学术分享，通过考古研究观照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。
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焦南峰：西汉帝陵考古为书写信史奠定基石

今年是狮子山楚王陵发掘 30 周年，30 年前我开始从事西汉帝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。考古界已基本确认、掌握了西汉 15 座陵墓的位置、规模、结构及其布局，连缀了一条精准的“线”，为撰写西汉帝陵发展、演变的信史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。

西汉中期帝陵显示出等级森严的宏观布局，凸显出“陵若帝国”的营建理念和唯我独尊的皇家意识。西汉帝陵的诸多遗存及其构成，反映了中华文明由“多元”到“一体”多民族交流、融合、统一的“不断裂”的历史进程。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众多具有异域文化风格和特点器物，见证了农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证实了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重要价值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瑞：中国理想都城秩序，始于长安中轴线

去年成功申遗的北京中轴线，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。古代的区划原先是犬牙交错的，中轴线对都城秩序的影响非常深远。这种秩序从何而来？可以从汉代长安城中做一些寻找。

与北京明确的南北中轴线不同，长安城的方向有不同认识。早期学者认为长安城是坐西朝东的，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提出存在一条南北轴线。从地势上看，长安城南侧为高地，符合帝王居高的传统，在此发掘出精美的建筑遗迹，为南北轴线的存在提供了线索。

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：“古之王者，择天下之中而立国，择国之中而立宫，择宫之中而立庙。”古人认为，正中为大吉，非正中则不吉。长安城早期是东西中轴线，后来随着对儒学的崇尚，形成了南北中轴线。北京中轴线彰显了很重要的中国文化理念。

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、研究馆员李银德：汉帝国时代徐州，历史贡献很重要

秦汉之际，项羽和刘邦由彭城（今徐州）向西向灭秦。作为起义军的战略后方、楚怀王的都城所在，以及短暂的西楚都城时期，徐州的历史贡献不可被忽视。

汉代徐州的政治地位特殊。文帝时，楚国的王子长期担任九卿之一的宗正，管理刘氏宗谱谱系等事务。在丧葬制度方面，徐州开创开凿的大型岩洞墓，影响了梁、鲁、昌邑、中山等诸侯国的陵墓营造。徐州出土玉衣、玉珪的实物最早，使用玉枕、玉握的形制最为丰富，影响着汉代的葬玉制度。楚王墓使用兵马俑、陶俑时间较早。

汉代的徐州也是世界的徐州，堪称汉帝国沟通世界的一扇窗口。解忧公主远嫁乌孙，对汉乌的联盟、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多地出土带有“铜出徐州”铭文的汉代铜镜，表明徐州生产的铜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声誉。

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、研究馆员刘照建：史载也非定论，狮子山或为刘交归葬地

1995 年发掘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，对于墓主问题，学界长期观点不一，提出墓主为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楚王的观点。该墓发掘已经过去了 30 年，其间一些新材料和新成果的不断涌现，使得后来学者能够从更宽广的视角认识墓主归属问题。

长期以来，考古界没有将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定为刘交，主要受《水经注》“山阴有楚元王冢”这一记载的影响。我认为，这一记载可能并不准确。结合狮子山楚王墓选址优越性、墓葬形制原始性，以及随葬器物规格之高、安葬礼仪之隆重等特点推测，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可能性很大。

狮子山楚王墓有兵马俑阵陪葬，说明墓主地位尊崇。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以兵马俑随葬的有四处，前三处均在首都长安。从地位实力而言，唯有刘交可以使用兵马俑坑随葬。

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刘尊志：深化汉诸侯王墓考古，印证文明发展

汉代诸侯王墓的等级介于帝后陵墓与中小型墓葬之间，等级较高，不仅设施多样、墓葬规模大、陪葬与殓葬内容丰富，相关研究得到较多开展，墓主与墓葬归属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。

考古发掘资料是开展考古研究的基石和根本。对于汉代诸侯王墓，需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，融入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，做到科学调查、科学发掘、科学整理、科学出版、科学保护、科学展示。发掘过程中，注重内外并重，既要考虑陵园内遗存，也要重视陵园外遗迹；既要重视墓葬本体及遗物，也要重视封土内遗迹与遗物；既要注重封土表面遗存，也要关注墓外设施等。促进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，可以更好地分析汉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及秦汉文明的形成和发展，更好地印证中华民族三千年不断的文明发展史。

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、研究馆员葛明宇：狮子山下的冰山一角，已足够华美

狮子山楚王陵是徐州地区发现规模最大、出土文物最多、考古文物价值最高的一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。从徐州汉兵马俑的考古发掘，到狮子山楚王陵的发现发掘，再到楚王陵园遗址的考古发现，狮子山楚王陵是徐州数千年汉代考古的精华，是考古工作者辛勤汗水的结晶。它对徐州汉文化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在这座巨大的地下文物宝库中，共发掘出土各类珍贵文物 2000 多件套，总量数十万。出土文物质地精美，工艺精湛。这批文物反映了西汉前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科技和当时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许多精美的珍稀文物均属首次发现，具有很高的考古、历史和文物价值。目前的狮子山楚王陵考古还只是冰山一角，陵园的整体建筑布局 and 更多谜底，有待于今后不断地考古调查与发现。

本报记者 刘冰 摄